

聆听动物们的心声

翻开这本图画书，仿佛听见在漫长历史中，传来了古老的歌谣。

□ 撰稿 | 陈彬彬

我们有多久没有静下来静静聆听他人的心声？而你可曾听过，那些栖息在诗意大地上的动物们的心声？美国童书作家休·洛夫廷（Hugh Lofting, 1886—1947）笔下创造了一个杜立特医生，原先是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，因为懂动物语言，后来就成了动物医生，成了全世界动物界中一呼百应的人物，与一群动物成为了好朋友。在《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》中，也有一位听得懂动物语言的杜立特医生，他叩响儿童文学作家常立的门，把动物们写的信交到了常立的手里。

一封封信跨越漫长的时光，有来自 3.8 亿年前的米勒镜眼虫的信，短短的几行字表现了对世界的本质的哲思；有来自 3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写给现代智人的情书，流淌着对于人类的惺惺相惜的爱意……翻开这本图画书，仿佛听见在漫长历史中，传来了古老的歌谣。

一封封诗意的信笺，有哀伤的控诉、有咆哮着的自述、有对未知的渴望、有不舍的道别。无论是《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》这一本或是整个“动物来信”系列（另有三本分别是《来自陆地动物的信笺》、《来自水下动物的信笺》、《来自空中动物的信笺》），写给人类的信笺是最多的。在这些写给人类的信笺中，作者通过所搜集到的历史片段，结合诗意的想象，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场景，用想象去还原脑海中令人信服的假设。

在尼安德特人写给现代智人的情书中，提到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墓穴中放有鲜花，而在作者的解读里，为这一事实增添了文学的浪漫想象，认为这是收到信件后的智人在尼安德特人去世后放置的鲜花，一个小小的细节，举重若轻，跨越漫长的历史长河，将过去与现代联系，表达了人类对先人的追思。



《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》
常立著、王天宇绘

耕雲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 9 月

诗意的浪漫想象，使动物的性格与形象愈加清晰，如果说，图画让我们看见了动物的外貌，而文字则让我们洞见了它们的内心，亦可见作者浪漫解读背后所显露出的柔软且感性的心。

翻开一封封来自灭绝动物的信笺，就如在宏大的历史中，撷取了一些小小片段，由此展开一场场跨越漫长时间的对话，展露出作家对当下生活、生命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。

首先有世界的本质问题。在米勒镜眼虫的信中，看待世界的角度有主观和客观的变化，“世界的本质是清澈吗？”对于米勒镜眼虫而言，它所生活的小范围就是它的整个世界，然而在这一小世界中，引发的思考却是关于世界的本质这类哲学命题，它们从眼睛有 18 个晶体柱的物种灭绝，而 17 个晶体柱的蛙型镜眼虫却得以繁衍，难道 17 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吗？

当我们在凝视动物的时候，动物也在凝视我们。书中描绘水彩温柔而细腻的晕染，梦幻的色彩笔调，跨页横幅大幅动物肖像画，粗线条晕染，几处工笔勾勒细节，而画面中，还会藏着创作者独特的心思，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和现代智人的骨骼对比略有不同，手臂更长，骨盆更宽；白鲟留给人类一个充满恨意的白眼……令人急着去探寻一只只动物的历史，辨认它们的名字，了解它们的出生与消亡的过程。在一场反客为主的对人类的审视中，动物们表达自我、批判人类带来的束缚、消除人类对动物的偏见。作者通过诗意的表达，为动物们发声，借由浪漫的文学想象结合真实的历史材料，从动物的视角揭露了生命的真相、人性的复杂、环境的变化，在平衡的叙事节奏中，参与作者的解谜游戏。忙碌着、忙碌着，不如去听听动物们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吧……

书讯

《另一片天空下》

一天，历史学家诺曼·戴维斯接到了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讲学邀请，于是，惯常在时间中穿行的他决定踏上一场环球之旅。他一生都在寻索表象之下的现实，打算用这场尤利西斯式的冒险来践行看的学问。这段跨越五大洲、三大洋的旅程，从英国西南端开始，一路向东，直至英国人眼中的东方；而后折向南边，探访南半球印度洋和太平洋中的岛屿；接着返回北半球，在美洲停留后向东跨越大西洋，回到传统意义上的西方。戴维斯边旅行边讲学，空间拓展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理解。